

薛

子

庸

語

庸語序

薛子庸語十二卷凡二十四篇吾師方山先生語也先生平生未嘗妄出一語遇有感觸則發言極論無少遜避然必命左右記之尋自默覽以稽其當否蓋惟恐失口於人因以爲放言之戒也久之成帙自題曰薛子庸語云謂皆平常之言而無高奇之論也程受而讀之乃知其所謂平常之

語者有至理存焉內切於身心外切於民
物近而家庭州里遠而邦國天下前乎百
世之既往後乎百世之將來無論細大幽
顯罔不切焉允矣六經論語之懿範而非
世儒淺學所可擬議也孔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乃若斯語則類多
前人所未發無蹈襲模倣之辭必非不必
有德者所能有也先生自少勵志聖學誦

法先王壯而筮仕所至輒行已志宐於民
人而格於當路以是未究其志而歸程每
見先生於晉陵之野草樹中蕭然一室淨
几焚香終日危坐兢惕自修至老彌篤邇
數年來雖舊游門人亦多謝去曰吾將獨
處數年洗心滌慮以還吾造化也是其一
念懇切惟欲盡性至命而無一毫爲人爲
名之意是以先生雖名滿天下而天下之

知先生者蓋鮮就有知者亦不過曰歐陽
子今之韓愈也而先生之志必期於聖賢
德必合於天地心必質於鬼神誰則知之
夫知不知於先生無預而斯語則寔淵源
於洙泗有益於吾人可以世爲天下訓者
也余故表而出之管楊子作法言司馬君
實以爲真大儒文中子作中說程伯淳以
爲極有格言試以斯語較諸二子之書其

純疵粹類天下後世必有公論余豈敢阿其所好也哉隆慶己巳冬十二月朔湖廣道監察御史門人慈谿向程序

薛子庸語卷一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古之第一

薛子曰古之教者以德服人今之教者以力服人古之學者服人之德今之學者服人之力

薛子曰君子自成故成物小人自欺故欺人

薛子曰索隱行怪而後世有述孔子弗爲依
乎中庸而遜世不知孔子爲之可見道在邇
不在遠唯務實不務名也

薛子曰人不學不知道學不知道猶弗學也
人不問不明道問不明道猶弗問也

薛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存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今之所謂大人君子有是心乎哉
薛子曰君子之憂樂在天下小人之憂樂在

一身

樂音洛

薛子曰好名者多立異務實者多安常

好去聲

或問繼善成性之說薛子曰繼善者天方命
於人而未有所屬也純乎理者成性者人
已受於天而具之於心也兼乎氣者也

薛子曰仲尼不見聖人而思君子不得中行

而思狂狷不見善人而思有恒卒之有恒者亦不得見焉何其難也孟子道性善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及觀堯舜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僅一出焉自孔子後寥寥千載不復有孔子者出矣豈可爲而不爲邪有志於作聖者可以動深長思矣

或問禮樂薛子曰禮樂生於人心者也無體之禮三千三百之本也無聲之樂五聲八音

之本也必欲習熟容止妙解音律之人而不
求諸本心抑亦末矣

解去聲

薛子曰不務存養而務問學是基址不築而
立宮室也鮮不傾矣雖善支持亦何益乎不
務問學而務任用是舟楫不備而濟江河也
鮮不溺矣雖善游泳亦何益乎

鮮上聲

薛子曰敬也者不可須臾忘也忘則惰慢之
心生焉禮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離則惰慢之

行成焉是故敬者禮之榦也禮者敬之輿也
敬以行禮禮以持敬斯處已無失而與人無
忤矣離去聲行去聲處上聲

薛子曰盈虛消息聚散離合循環而不已者
也達于此者斯無得而無喪矣喪去聲

薛子曰甚矣流俗之移人也可畏哉知人之
是而違焉知人之非而從焉大都皆然亂無
日矣

薛子曰墨子兼愛近于狂楊子爲我近于狷
故孟子曰歸斯受之若夫鄉愿之賊穿窬之
盜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扶夫音

薛子曰君子易踈而難親也不唯小人畏之
雖君子亦或遠之也小人易親而難踈也不
唯小人比之雖君子亦或近之也比去聲

薛子曰君子小人之難辨也佞言似忠奸言
似信僞行似誠矯行似正非察其所安者惡

得而知之

惡平聲

薛子曰一以貫之孔子之學也好古敏求孔子之所以能一貫也先立乎其大孟子之學也集義養氣孟子之所以能立大也

好去聲

薛子曰富貴不能淫者往往淫於貧賤貧賤不能移者往往移於富貴是皆重外輕內而學未得力也弱亦甚矣若不變塞者至死不變者則不知有富貴貧賤而處之一矣故仲

危以不變者爲強也

塞入聲
處上聲

薛子曰知者動仁者靜然動亦未嘗無靜也
靜亦未嘗無動也知者樂仁者壽然樂亦未
嘗不壽也壽亦未嘗不樂也故曰仁知合一

存乎聖

知去聲
樂入聲

薛子曰一念之善而位育之本立矣一念之
惡而喪亡之端肇矣君子可不慎諸

喪去
聲

薛子曰學者爲人而天下無實學矣仕者爲

已而天下無善政矣

爲去聲

薛子曰君子慎獨以自適小人黨同以自欺
子曰十三經之注疏駁而不醇二十一史
之紀載文而不理故讀經者不在叅衆說在
會乎道原作史者不在有三長在端其心術
薛子曰人言仲尼之道不行於當時而行於
後世吾則謂後世亦未之行也誦其詩讀其
書入耳出口焉爾矣拳拳服膺措之踐履

幾人哉

或問三才之道薛子曰天繫日月星辰地載山川草木人具四支百骸人皆知之其陰陽成象剛柔成質仁義成德而一元默運以爲三才之蘊者非窮理盡性至命莫能窺也

或問周子剛柔善惡之說如何薛子曰剛屬陽陽則明柔屬陰陰則暗剛則不惟其善者可法雖其惡者亦明白而易見也柔則不惟

其惡者可戒雖其善者亦隱暗而難測也故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友善柔損矣自修
者可不審於剛柔之間以變化氣質哉易去聲
薛子曰專論神化性命而不及於制度品節
者禪寂之學也專論制度品節而不及於神
化性命者祝史之事也

薛子曰朱元晦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
靜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會而通之其究一

也

熹字元晦九淵
字子靜宋人

薛子曰心一也純于理者謂之道心雜于氣者謂之人心人心雖未即人欲而人欲由之萌動故曰危道心雖純是天理而天理則無聲臭故曰微此精一執中所以無間可息也薛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自其發於道心者可以謂之良知而發于人心者其知未必良也致知在格物學者可不猛省哉

薛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差由其所見之偏也
非作僞也孟子且謂之率獸食人矣今之談
孔孟而行盜蹠者其害可勝言哉

勝平聲

或問孟子之學亦有致知格物之功乎薛子
曰有之曰何以言之曰博學而詳說集義以
養氣此固致知格物之功也

薛子曰夫人之生也無一息不戴天履地無
一息不處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事物之

間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其有離焉者是罔
之生也幸而免者鮮矣

夫音扶處上聲
離去聲鮮上聲

薛子曰夫人於日用動靜語默作止之間莫
非易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豈專在著策之
間而已哉

夫音
扶

或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薛子曰程伯淳謂極
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也然則尊德性而道
問學又豈二事乎哉彼左朱而右陸者直淺

鄙之見抑亦可以無辯矣

薛子曰養心者寡欲務實者避名

薛子曰學而好名則議論多而不近天理不
可以繼往而開來也仕而好名則法令滋而
不近人情不可以任重而經遠也是故君子
貴於務實務實則德可久而業可大矣

好去聲

薛子曰學者寧有郊野之俗不可有市井之

習

或問孟子言求放心而子子曰心要能放心
謂也薛子曰人心虛靈一身之主而廓之配
天地者也放而不知心則不誠無物矣求而
不能放則物而不化也一子之言夫各有攸
當也矧曰能放豈漫然之謂哉夫音扶
當去聲

爲學第二

薛子曰爲學者不務實而務名則失已矣爲
不務實而務名則病民矣

薛子曰古之學者知行 勿行事即是學今之
學者離行言知外專言學

薛子曰一念不敢自斯可謂之修一語不
敢苟徇斯可謂之直 介不敢自汗斯可謂
之廉

薛子曰牛楛于臺可小于廂木植于芽可棟
明堂必也其慎始乎

薛子曰氣者所以運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

則有濁有厚則有薄薄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

薛子曰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

薛子曰聖人制命時自安焉不肖者逆焉

薛子曰君子積行而窮守道而招毀命也

亦性也命則順受於心則責成於已行去聲

薛子曰心易實而難虛氣易揚而難抑能虛

而抑其於道也幾矣

易曰幾不祥

薛子曰失心之言荒以無檢故也怠行之

言易而罔不試故也

行矣整

薛子曰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一

薛子曰幾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審幾者賢見

幾者聖知幾者神

幾中

薛子曰不知幾不曰則言行也

與有用也

幾平聲

薛子曰一節之士難與語中庸之道也好名

之人難與語切實之事也

好去聲

薛子曰人之所不能違者時也所不可離者道也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道無定在鳶魚見之矣通乎晝夜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察乎淵魚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

離去聲

薛子曰緩行徐言不可遽謂之德也多能辦

事不可遽謂之才也

薛子曰文王望道未見者不自滿假其心虛也顏子見道卓爾者既竭其才其心實也曰虛與實其究一也

薛子曰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天地之委形也觀天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孔邇則心常存而身有主矣

薛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爲非我也

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理皆具於心不可以心
爲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

薛子曰五紀明則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四
維效則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五典貞則仁
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薛子曰聖人立命其次植義其下沉俗

薛子曰博文約禮孔子之學也一貫盡之矣
知言養氣孟子之學也四端盡之矣擴而充

之四端其一貫矣

薛子曰習天以敦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以對時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知明可以知幽

薛子曰清生濁虛生實一生數大生細

薛子曰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

薛子曰學者不患之之不高患不足以繼
之不患立言之不善患不足以踐之

薛子曰妙感應者存乎德竭顯微者存乎識
處事變者存乎才

薛子曰誠者立木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圖
也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者未爲
得也

幾平聲

薛子曰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

薛子曰信貴能勿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
能容任情馭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寡
顧其失也率

塞聲

薛子曰君子之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自
是似任而非任也客氣似氣而害氣也

薛子曰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
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

薛子曰明養于靜而喪于耀勇昌于平而

于懷

薛子曰炫才則妖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
人忌其成也由是總權人忌其專也其中介
以止其外巽以正其庶矣乎

薛子曰正學之不孚于天下者僞徒壞之也
大道之不行於天下者多岐亂之也

薛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
物忍劇則不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

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薛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聚所以

樂也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於聚哉

樂音洛

薛子曰直木先伐金璧受疑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難矣知止能退庶其免乎薛子曰畫者象也因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薛子曰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禮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

薛子曰古之爲師者以誠教弟子亦以誠學今之爲師弟子者交相欺而已矣欲騰名而餌利不亦惑乎

或問大學衍義如何薛子曰吾人之心以一理而應萬事者也苟明明德於一心則舉而措之天下不能違也真希元作大學衍義丘

仲深又從而補之恐未免以聞見梏其心矣
雖然亦猶醫者之集方書也參互以用之而
勿滯焉可也

德秀字希元宋人
濬字仲深

薛子曰聖人以一心應萬物譬如鑑中之形
水中之影形影有去來而水鑑實無去來也
彼逐於物者以鑑就形以水就影其不爲物
所引者鮮矣

鮮上聲

薛子曰不識不知人之本心也有識有知緣

物而生也以心應物而不累於物則心常虛
矣

薛子曰虛生氣氣生形天地無心而成化也
寂生感感生應聖人有心而無爲也

薛子曰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是以
本心言也固有之心也勿以我心揆彼當以
彼心揆彼可以周事是以彼心言也已壞之

心也

度人聲勿以我心揆
彼三句關尹子之言

薛子曰耳無聲目無色口無味鼻無臭心無
物然而有聲色臭味物者皆外感也不累於
外感斯得其本體矣

薛子曰人唯無我則萬物皆我矣人唯有我
則一身皆物矣無知無爲非無我也有知有
爲不害其爲無我也

薛子曰夫道也者可以兼善天下可以獨善
其身非時勢之所能拘也非方所之所能限

也彼拘且限者其於道也遠矣

夫音扶

薛子曰是非恒混德怨屢遷人情反覆不可測也是以君子居常慮變

薛子曰唯天下之至愚者爲能智唯天下之至訥者爲能辯唯天下之至怯者爲能勇

薛子曰性者氣之生理氣者性之成形

薛子曰聖人有不知故能無不知有不爲故能無不爲

薛子曰人於朋友之交也有以道者有以事者道交者合則就不合則去事交者雖合亦離矣

薛子曰學者勿以詞章爲文勿以拙陋爲質勿以傲慢爲高勿以汗漫爲廣庶可與入道矣

薛子曰世有養交鼓譽是已而非人尊已而卑人者可以自欺而不可以欺人也可以欺

人而不可以欺天下也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後世也

薛子曰聞聖人之言而不能會通腹心之疾也行先王之政而不能達變民物之憂也

世一第三

薛子曰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必也折之仲尼斯其爲定則矣乎

薛子曰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

尤者也

好去聲

薛子曰一念至微也天必格之况積德而惟馨者乎况積惡而暴殄者乎

邵文莊公謂薛子曰人當爲真士夫不當爲假道學對曰真士夫則真道學也假道學則假士夫也何有於二哉曰爾之言是也但今之爲道學者不過假是名以出於士夫之上而其實非也吾故因其名而反之耳曰公但

卽真勿畏道學之名也曰爾言又是也

寶誥文莊

薛子曰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而侮辱猶是焉其斯爲無妄之災也已

薛子曰中庸者唯中則庸也過焉者非也庸或非中也或失之不及也

薛子曰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於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於商頌斯文

弊之復質乎春秋終於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薛子曰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教

薛子曰小人其心君子其飾名是而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或問舜有四耳四目信乎薛子曰非然也以

四方人之耳目爲耳目是以無所不聞無所
不見斯之謂四耳四目也禹有九手九足信
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之手足爲手足是以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九手九足也

薛子曰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者
幸也孔子願以執御名而天下後世稱聖焉
實也

薛子曰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

用律無廢道矣律以行經皆良法矣彼閑於法者常棄經以爲腐專於經者率薄法以爲俗其亦勿思甚矣

或問於薛子曰義與命有以異乎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是命也亦義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命也非義也

薛子曰博施者施之博也濟衆者衆得其濟也故曰博施非難濟衆爲難

薛子曰詩有五材獻俗而不佞列政而彰義
極幽而不隱貢善而不諂刺惡而非怒用之
房中則美化流用之鄉黨則親睦行用之朝
廷則綱紀立用之軍旅則威武振用之郊廟
則神鬼格斯其爲詩也唯君子爲能舉之也
薛子曰能者忌之積也直者怨之招也君子
能而不有直而不居斯得其道矣

薛子曰勢利在人有時而銷歇也天理在人

無時而泯沒也

薛子曰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或爲巧言所入或爲讜言所拂斯變其常性而不能辨是與非矣

徐體乾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憮然曰子之言其有感歟後世無益之文不作

可也

南金字
體乾

薛子曰君子置得喪窮通於度外而無時不自得也小人置得喪窮通於度內而無時不患失也

喪去聲

薛子曰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取諸出入之門以開示學者闔闢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制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神也法也象器也變通也乾坤也其究一也

薛子曰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敦化

薛子曰畜不久則著不盛積不深則發不茂
薛子曰君子之學也憂不得乎實不憂名之
不得也君子之仕也憂不崇其德不憂官之
不崇也

薛子曰人子之事親也顯親爲上其次悅親
其次養親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者力可能

也榮者貴可能也養者富可能也悅者賢可能也非德爲聖人其孰能顯親哉

薛子曰經所以治身也亦所以治人也律所以一民也亦所以一己也故治經者要於適用治律者要於求中

薛子曰君子之道定心爲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

荒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得之於心而措之於行者鮮矣

鮮上聲

薛子曰古人於同己者或知其惡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異己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異而私怒也

薛子曰時之隆汗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

幾乎聲

薛子曰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

薛子曰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遜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其行不

同其失中一也

辟音避
樂音洛

薛子曰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
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

薛子曰族之離由宗法不立也宗法不立則

禮廢而不肖者益偷矣欲其合族而延祀也
不亦難乎

薛子曰良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
其忠貞士於友盡心而已爾不以從違貳其
信

薛子曰古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
以言爲行故其文煩而億

行去聲

薛子庸語卷一

薛子庸語卷二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問文第四

或問文本諸行乎達諸政乎薛子曰然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夸詖而支離薛子曰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爲先禦敵次之

勝敵又次之

薛子曰文以載道也道以經世也靡辭不足以闡幽治辭不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貢俗艱辭不足以辨理故曰辭達而已矣

薛子曰弭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莫如正俗

薛子曰君子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而民不勞惠以慈民而民不離遜以導民而

民不亂中以折獄而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作勇五者具舉可以爲政矣

薛子曰君子有五政而終之以樂一曰愛二曰義三曰序四曰勤五曰慎六曰樂故不愛之樂殘忍之聲也不義之樂淫靡之聲也不序之樂乖亂之聲也不勤之樂惰慢之聲也不慎之樂放僻之聲也

薛子曰有一家之奸有一鄉之奸有一國之

奸有天下之奸奸不去害斯百出矣

薛子曰古之君子其仕也爲人故民得其所
焉今之君子其仕也爲己故民失其依焉

薛子曰君子杜譽以防輕喜杜讒以防輕信
戒暴以防輕怒戒滿以防輕足戒謁以防輕
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史恭以馭寮
案實以馭士卒式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
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始終八者備

而政行矣

薛子曰古之爲令者以悅民則賢以悅上官則不賢以立法則賢以立猛則不賢以弭盜則賢以縱奸則不賢以修禮則賢以縱傲則不賢以惠孤獨則賢以催科則不賢今之爲令者其賢否則反是矣

薛子曰周公爲相則呂召畢榮之徒進矣王荆公爲相則惇確惠卿之輩進矣荆公不欲

爲周公哉自高自用氣質之偏累之也

相去聲

薛子曰爲政者恩而不威民斯玩矣威而不恩民斯攜矣

薛子曰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

下考績

行去聲

薛子曰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紀綱正屬吏下以風俗化士庶斯得之矣

薛子曰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
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援之故典

薛子曰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譖也遜迹
者消息也有是三者庶乎免於今之世矣惡去

聲辟
音避

薛子曰懷永圖者緩急效負遠畧者遏浮言
薛子曰爲人臣者莫難於納汗尤莫難於任
怨不納汗者不可與圖幾不任怨者不可與

決滯

汗平聲
幾平聲

薛子曰爲家以義不以利則族黨睦而家道昌矣爲國以義不以利則賢才輔而世道盛矣故曰義以生利

薛子曰孔子謂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也一鄉皆稱愿人焉德之賊也是故居鄉而恂恂在朝而便便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以鄉人則有難與言者

在也蓋天下之鄙陋者多出於鄉人故孟子

憂已之未免爲鄉人也

好去聲惡去聲朝音潮便平聲

薛子曰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
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
其奔吳而猶不忘宗國孔子必有以先見其
微矣

或問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

有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
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
發狂於治身也何有

薛子曰曾子啓手足以示全子張呼申祥以
告終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哉

薛子曰君子無我斯能處人聞譽而喜見諶
而艱者衆人也聞諶而喜見譽而懼者君子
也司馬君實不亦宋之君子乎欲罷熙豐之

法蔡確譽之則喜蘇軾諍之則怒夫軾與確人所知也君實豈不知哉蔽於己之異同而忘其人之賢否也是以君子貴無我

處上聲光字君

實蔡確蘇軾皆宋人

薛子曰古有之大臣法小臣廉法則無不廉矣庶則無不法矣法則庶士無不端矣庶則百姓無不足矣如此而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

薛子曰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散財爲先散財以節用爲急。

蕭文奎爲御史出巡遇薛子於天津問觀風之道薛子曰嘗聞之君子之德風觀民風之敬可以知已之莊觀民風之讓可以知已之謙觀民風之貴德可以知已之仁觀民風之賤貨可以知已之義觀民風之敦慤可以知已之信曰然則觀風者觀諸已乎曰子不聞

乎知風之自觀不於已將何觀乎曰然而今

而後吾知觀風之道矣

祥曜字
文奎

薛子曰高宗未見傳說仲尼未見周公乃皆
覩其貌於夢寐之間其氣類之相感乎

說音
悅

薛子曰伊尹就湯就桀放君立君而人不疑
者何也以其千駟萬鍾之不屑一介取與之
不苟者素乎乎人心也周公不免於四國之
流言雖召公猶且疑之豈其尹之不若哉其

所值者則然也至於風雷之變則天且孚矣

而况於人乎

召音邵

薛子曰大臣之道三一曰公二曰讓三曰容
公則不比矣讓則不爭矣容則不忌矣

比去聲

君子第五

薛子曰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
民不思其爵持其要不審其法合其大不計

其亦其於政也幾矣

幾平聲

薛子曰周道微而羈臣遺論繁而羈儒競
霸臣必藉強大以假仁勸儒必抗高奇以立
異皆勝心之爲也

薛子曰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
惜其籍無傳焉豈後人誅絕之甚而遂泯之

乎

通字仲淹
隋人

薛子曰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却

帝秦正矣哉

燕平聲樂毅燕人
魯仲連齊人

或問於薛子曰瘠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勤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儉

薛子曰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疾也張功則直之囿也忠以殿國非以安身也

直以永化非以勝人也

殿丁
練反

薛子曰詞說靡則理蔽訓詁繁則經散是故學至宋而明亦至宋而支也

薛子曰周公之制謚法善善惡惡天下萬世
之公也今時則不然矣曾何勸懲之有哉

薛子曰俗所未厭聖人不輒改也俗所未安

聖人不彊行也

彊上聲

薛子曰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
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

顏之樂其幾矣

幾平聲靖節名
潛康節名雍

薛子曰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

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
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
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
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薛子曰朱氏禮祀止四世承封建之舊也程
氏禮祀及五代緣子孫之情也

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出人乎由天乎薛
子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但

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獨於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薛子曰：賈誼、董仲舒僅相于國，漢之所以繼霸也。陸贄、韓愈不久於朝，唐之所以也。

朝音潮。誼，漢文帝時人。仲舒，武帝時人。陸贄，唐德宗時人。韓愈，憲宗時人。

薛子曰：天下之治，士習之純也。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其純與舛存乎教之立與不立也。

薛子曰太奢則費故曰國奢示之以儉太儉則陋故曰國儉示之以禮

薛子曰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急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相因而生法與弊相角而立

薛子曰許平仲之於元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

舍是無往焉

衡字平仲

子曰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薛子曰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司馬遷作史記
班固作西漢書

薛子曰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

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或問春王正月之書法如何薛子曰言貴乎經世也不貴乎費辭也今既行夏時矣如春王正月之類先哲論之詳矣不必紛紛致辨也

薛子曰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畧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逮

哉勢則然也

誼漢人仲淹宋人

薛子曰近世非無賢也賢者或矯而過激矣非無才也才者或放而不檢矣非無老成也老成者或愿而觀望矣

薛子曰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不明矣

薛子曰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浴沂風雩曾子之樂也今處貧者有矣好游者亦有矣曾

有其樂乎

樂音洛處上聲

薛子曰今之督學憲臣有君道焉治之謂也
有師道焉教之謂也曰治與教風化之所由
出而世道升降之幾也是故不可不慎擇其
人以授之也

幾平聲

薛子曰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
觀學

薛子曰遯世無悶可能也遯世不見是而無
悶不可能也

薛子曰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
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之舍其身也非聖人
其孰能之

舍音捨

或問曰人有言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何也薛
子曰昔欒郤之後淪於輿阜而房杜子孫至
有操瓢而乞者可恃乎不可畏乎

欒書郤芮皆晉公族

大夫房玄齡杜如晦皆唐宰輔

或問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昔人嘗欲火其

書矣其言何以至今不廢也薛子曰吾儒之言範圍天地而曲成萬物者也佛老之言蟬辨天地而與物俱化者也是或一道也

或問堯薛子曰大哉堯也與天合德蕩蕩乎無能名矣而其功之最大者爲天下得舜也問舜曰君哉舜也與堯合德後有作者誠不可及矣而其功之最大者爲天下得禹臯陶也問禹曰平水土而萬世允賴禹之功大矣

德衰之言夫亦有以致之後世篡竊分爭貽
民生之憂者寔傳子爲之端也問湯曰南巢
之放爲生民立命厥功大矣使其遂傳於伊
尹則來世亦何口實之有哉問文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誠至德矣而演
易以闡伏羲之秘厥功亦不細也問武曰牧
野之陣于湯有光矣使其遂授之於微箕則
其德豈出堯舜下哉

夫音扶

或問於薛子曰巨跡生稷玄鳥生契此猶以胎生也至徐偃王則以卵生有諸薛子曰於志有之諸凡此類或出附會不必深究此仲

尼所以不語怪也

徐偃王周穆王時人博物志曰徐君官人娠而生卵

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啣以歸母覆煖之遂生偃官人取回長襲徐君

薛子曰人知利害而不知理義是利害亦未知也

薛子曰古人之文以明道也後世則涉於藝

矣雖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亦何爲哉若雕鏤
絺繪又藝之下者也至有諧譁滑稽之文直
俳優耳

薛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何其煩也所以
坊人心之壞而斯道之廢也禮不能坊而刑
斯制矣五刑之屬三千先王豈得已哉

坊音防

薛子曰六經者吾心之散見也不求諸吾心
而專事於六經者罔也專求諸吾心而不事

於六經者殆也

薛子曰人非水火不生活而水火之焚溺人也人知避之富貴之活人也緩於水火而其焚溺人也則甚於水火相率趨焉而多方以圖之死而不悟哀哉

或問朱陸之同異如何薛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夫各有攸當也皆欲人爲君子而不欲人爲小人也又問薛子曰自誠明謂之性

陸子之學也自明誠謂之教朱子之學也誠

則明明則誠其究一也

夫音扶

薛子曰天下之治亂生于人心之邪正也故欲治天下者莫先于正人心欲正人心者莫先于明學術學術所繫豈微乎哉

薛子曰人嘗有言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於山俟知於獨見也誠哉是言乎

或問狄仁傑徐敬業如何薛子曰徐敬業守

經而敗者也狄仁傑行權而成者也成敗之

間幸與不幸存焉也

仁傑敬業皆唐人仁傑事武后敬業起兵討武

后仁傑反周爲唐敬業爲武后所殺

薛子屢蹶於仕或規之曰古諺有之曲如鉤封公侯直如絃死道邊子獨不聞乎薛子曰吾之所聞者異於是人知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人知伍子胥之錮鏤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

也子之所聞其亦異於吾所聞乎

達音龐龍達事桀比

干事紂皆以忠諫死飛廉善走惡來有力惡來飛廉子也父子以才力事紂助為不道武王族誅之伍子胥忠於吳謂越必伐吳吳王不聽賜之錫鏤以死錫鏤劍名無極楚之護人平王用之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後乃為子常殺所

或問范希文居江湖而懷廊廟之憂無乃戾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乎薛子曰是非謀其政也君子愛君憂國之心自不能已也

不然晉東郭祖朝魯漆室邑之女縱不憂國

將不憂及其身乎

朝音潮仲淹字希文宋人晉東郭祖朝上書於獻公

曰願聞國家之計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祖朝曰肉食者無慮藿食者寧能免乎魯漆室邑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曰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逃

薛子曰道無精麤精義入神灑掃應對一也

事無巨細謀王斷國出作入息一也

薛子曰理欲之關誠僞之限嚴辨確守可也

薛子庸語卷二

薛子庸語卷三

門人向程釋

曾孫耳校

時化第六

或問元結時化世化之說薛子曰斯言也恫切而有餘悲者也無亦有所自矣若君子所

過者化豈有是哉

元結唐人謂時之化也道德化為險薄仁義化為凶

亂禮樂化為侈靡政教化為苛酷忠信化為姦謀公正化為邪佞世之化也天地化為祭

鑽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風雨化爲
邱舍呻吟化爲常聲糞泥化爲梁肉

薛子曰願爲君子而不願爲小人者人之良心無不同也心一喪焉斯甘爲小人而自棄

於君子矣

喪去聲

薛子游于終南謁老氏之宮拜焉後有入者不拜亦不揖曰此異端也吾何禮焉薛子曰道之同異未暇論也但不知孔子適周問禮誠有之否有之當何以相見也其人勃然不

悅

薛子曰湯繫夏臺文王囚姜里小白奔莒重耳奔翟雖由此以致王霸不異也故曰殷憂啓聖多難與邦彼自貽伊戚患難洊臻而不

知省晤者吾末如之何也已

桀殺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繫

之夏臺紂醢九侯文王歎息紂囚之姜里齊桓公名小白因襄公無道遂奔莒晉文公名重耳因獻公欲殺遂奔翟

薛子曰禰衡之放嵇康之傲皆足以殺其軀

者也人之小有才者可不戒哉

衛漢末人爲黃祖所殺康

魏人爲鍾

會構害

薛子曰君子進則天下治小人進則天下亂

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小人易進而難退也此

治日所以常少而亂日所以常多也

易去聲

薛子曰中行之士自古難得踰垣而辟猶愈於鑽穴而窺也井上之李猶愈於墻間之食

也

薛音避

薛子曰古者立史官以紀言動蓋欲警當時以訓後世也自今觀之其得失治亂則既與其人俱往矣後之人不知監焉史奚用哉

薛子曰誠者以誠待人謂人亦誠也而僞者得以售其欺矣僞者以僞待人謂人亦僞也而誠者因以被其給矣誠者少而僞者衆此天下所以日多事也

薛子曰西山餓夫與商家元輔其趨一也陋

巷窶儒與周室名臣其道同也彼乏實用而
負虛名緣捷徑以鶩榮途若虛藏用種放之
爲者可耻孰甚焉

虛藏用唐人種放宋人初皆隱於終南負有高名後

皆陰結權貴以薦達

薛子曰實勝而名未著君子信之衆人疑焉
名勝而實不稱衆人和之君子否焉衆人多
而君子不恒見于天下此賢者所以多晦而
虛名者接迹於世也

稱夫聲

薛子曰劉子澄嘗言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
聖人之經不拘格例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
務但其出於己者反不逮舊以至誤國害民
誠哉是言也

子澄名清之介甫
名安石皆宋人

薛子曰昔人有言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
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然

哉

幾平
聲

薛子曰東漢之節義南宋之理學皆天地之

正氣也當時爲世大禁者由希名附和之徒

雜乎其間也

和去聲東漢若荀爽之喜御李膺皇甫規之耻不預黨人南宋

若葉夢得宇文虛中每以正心修身爲言而朱子謂其鬼念大悲呪

或問易與道德經如何薛子曰大哉易也斯

其至矣道德經其庶幾乎幾平聲

或問詩與文薛子曰詩以言志先王采之以

觀變文以載道先王存之以示訓六經語孟

尚矣後有作者營營馳騁乎末流雖或彼善

於此亦藝焉而已

薛子曰人有恒言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治人能通其變也治法唯守其常也

薛子曰庸人貴耳而賤目貴遠而賤近君子則否宰我謂孔子賢于堯舜公孫丑疑孟子不如管晏識見不同而人品可知矣

薛子曰世無仲尼則少正卯終爲聞人矣世無子輿則陳仲子終爲廉士矣雖然仲子之

偏猶愈於正卯之僞也

薛子曰南倭北之嚮導流民爲之也流民之甘爲寇役有司之虐政驅之也是故備寇不如撫民擇將不如擇吏

薛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傳說築于傅巖呂望釣于渭水弗能逃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孔子歷聘列國孟子傳食諸侯弗能用也

與平聲
傳去聲

薛子領慈谿之命南歸道經濟寧遇麻城劉
養和養和曰人謂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吾家
四世爲令矣請爲子一試藥焉曰願聞教曰
以嚴律已以義事上以禮待士以恩撫民以
慎處僚以法御吏祭祀不爽祈禱不瀆催科
不擾獄訟不苛聽言則審誣罔則刑使令則
減差役則省供應則蠲奢淫則禁如此而爲
令也其庶矣乎薛子受其言在慈一年而邑

大治寧波守妄取諸民而惡令之妨已也多
方以難之薛子曰程子所謂不容而後去此
其時矣疏改九江教授逾年遷南考功養和
謂余思孝曰無論薛子之升沉可謂不負濟

上之言矣

爲去聲使令之令平聲惡去聲天和字養和禮緒字思孝

薛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堯舜之朱
均孔氏之出妻此下愚之不移而聖人未如
之何者也自修者當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

線豈可以是而自委哉

或問王介甫何如人薛子曰介甫之心本欲
採民而適以害民本欲平天下而適以擾天
下以其學術差而見理不徹也

或問孔孟未嘗以道學名至宋而其名始立
何也薛子曰孔孟不以道學名而其所學則
道也正道不明而勢窮則變漢之名節魏晉
之曠蕩隋唐之詞章皆勢之相激以成風也

宋人懲其弊而道學之名立矣然其實爲孔
孟之學者不多見也名實之間可不審所從
哉

薛子曰久矣好勝之爲患也韓退之好已之
道勝則旣非矣况有所好者非其道乎

好去聲愈

字退之
唐人

春秋第七

或問春秋人才如何薛子曰齊之鮑叔管仲

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
文蒸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
數人者若遇禹湯文武之君而事之孰謂非

王佐之才乎

衰音崔鮑叔以下諸
人皆見春秋左氏傳

薛子曰先王設學校以教人德成而後官之
故天下蒙其福後世設科目以取人而學校
雖設已非先王之教一旦舉而用之宜乎鮮
得其人而生民多受其病也

鮮上聲

或問元杜本有言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
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
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所五帝三王之盛矣
斯言如何薛子曰其知禮樂之本乎孰謂不

無人哉

本字伯原清江
人隱居不仕

薛子攝白鹿洞教諸生從游於五老峰下或
誦陸子靜講章而問辨志之說薛子曰子靜
亦有所受之也孔子因顏淵季路侍而曰盍

各言爾志因季路曾皙公西華冉有侍而曰
亦各言其志無非欲知其志而辨其趨也當
時諸子志雖不同然皆欲爲君子而不爲小
人爾諸生志一立焉而必欲爲君子則日喻
於義而義以生利矣志不立焉而甘於小人
則日喻於利而利以生害矣曰何至以利害
言之曰修吉悖凶此固君子小人之究竟也
吾恐爾諸生日悠悠於口耳之間而不著已

切身故以究竟言之欲爾志之早辨也衆改
容曰是豈以淺薄待諸生哉誠懇切至到之
言也

或問大臣之道薛子曰吾何知哉雖然竊嘗
聞之秦誓所謂無技有容者斯其人矣漢唐
以來號稱賢相者且不免於媚疾而其不賢
者何足論哉宋韓魏公以歐陽學士爲己之
文章充是心也其庶矣乎

絳灌爲相而請賈誼於長沙衛直爲

相而黜董仲舒於江都杜佑爲相而貶韓愈於山陽漢唐大率如此宋韓魏公曰琦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

天下文章孰大千是

薛子曰先哲有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至哉言乎

薛子曰荀卿喜爲異論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子瞻之言其爲世慮切矣此豈文人之文

焉已哉

荀卿名况趙人嘗學于孔子門人駢臂子弓適楚爲蘭陵令其所著書以

性爲惡以禮爲僞歷詆子思孟軻李斯秦人相秦而焚書坑儒蘇子瞻曰荀卿明王道述

禮樂而斯以其學亂天下
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或問周公孔子如何薛子曰周公爲相而經
制大備仲尼爲師而述作大明周公行道於
一時仲尼明道於萬世其所遇然也久近非
所論也

相去
聲

薛子曰無文王而興者豪傑也待文王而興
者凡民也遇文王而不興者民斯下矣

薛子曰成已成物舉一世而甄陶之以開萬

世之太平者君子之心也時不能用勢不能
行而人不我與亦卷而懷之耳彼得時與勢
而汨沒以終其身者與賤丈夫無異也猶以
軒冕驕人可耻孰甚焉

薛子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謂國人無以
耄而棄我作抑戒以自警朱文公亦自言年
六十一而始悟道前此猶涉疑似然則四十
而見惡五十而無聞者蓋亦不可以自棄也

惡去

聲

薛子曰盈天地間陰陽二氣而已矣陽盛則
治陰盛則亂

是故君子莫

大乎以理而御氣扶陽而抑陰

薛子喟然歎曰昔人言清談盛而晉衰謂非
老莊之罪不可今虛談盛而道衰誰寔尸之
或曰始於金谿而成於餘姚也曰豈其然哉

空

以

勝言數亦不流之然也

金聲謂

論

三仁生

薛子曰吾觀方技之書有太陽之人有大陰
之人有少陽之人有少陰之人而陰陽冲和
者蓋鮮焉此其言不誣而小道所以有可觀
也然則論性者惡可以遺氣而作聖者惡可
以任性哉

魚上聲惡平聲
此見於甲乙經

薛子曰跬步不休駑馬千里矣畫地自限騏

驥伏櫪矣夫道豈若登天而聖賢終不可企
及哉爲與不爲而已矣

夫音扶

薛子曰三遊不生而四民各修其業則風俗
定而大化成矣三遊生而四民不由其業則
風俗流而大亂作矣苟悅之言其信然哉

三遊

遊遊說遊行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苟悅漢
人言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四民不由其
業者效

民也

處俗第八

薛子曰和以處俗斯無忤矣或失則流介以持身斯無污矣或失則厲和而不流介而不

厲其庶矣乎

處上聲

薛子曰自古用人者惟求德勝之士不求才勝之士惟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

薛子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雖得其真小人也哉

薛子曰爲政者必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

王之意斯澤及於民矣苟恃已長逞已見而
矯情違俗雖有赫赫之聲吾見其厲民也已
或問老子謂不笑不足以爲道其言如何薛
子曰豈唯老子哉人有恒言貪濁笑廉諛佞
笑直軟熟笑剛競進笑恬退侈靡笑儉約傲
誕笑謙默推類而觀可以喻老子之指矣

薛子喟然歎曰人固有達而未舍者矣未有
舍而不達者也

舍音捨伊川滿涪渡江風浪
大作舟人皆失色伊川獨神

色泰然既及岸同舟有問之者曰公是達
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欲語之其人犯去不
可追矣

薛子曰國有吐握好賢之臣則有抱道自高
之士國有暴虐慢賢之臣則有見惡辟咎之
士非士之有異也所遇之時然也

好去聲

薛子曰先王以天下治天下而不以一已治
天下所以無爲而治也後世以一已治天下
而不以天下治天下所以多事而亂也

薛子曰賢人之言未必可盡信也愚人之言未必可盡棄也賢人或有爲而言之愚人或千慮而一得

薛子曰聾者不聞瞽者不見瘖者不言然其心之虛靈則其所聞所見所言者皆真實也彼多聞多見多言者或不免於妄矣

薛君米以約言及所注老子因汝士廉以問於薛子薛子覽之既乃復之曰約言模擬而

涉於影響老子窺測而淆于陳言且未可出以示人也容面商之士廉曰子之言無乃過直乎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吾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也

蕙字君采清字汝廉

薛子曰甚矣真偽之難辨也人知真之爲真矣而不知真之中有偽者焉人知是之爲是矣而不知是之中有非者焉非至公至明者其孰能辨之

薛子曰德成者相合藝成者相忌是以君子
上德而下藝

薛子曰政平則賞足以勸刑足以禁治之道
也政偏則賞不能勸刑不能禁亂之道也

薛子曰君天下者以文章取士則浮藝至矣
以德行取士則矯僞至矣然則將何以哉故

曰取人以身

行去聲

薛子曰政事促迫則下不能遵矣刑罰煩苛

則人無所措矣衰世之象亂亡之道也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人皆樂生而苦死天下

無道則人皆偷生而甘死

樂音洛

或問於薛子曰何爲則民富曰上下辨民志
定斯富矣何爲則民貧曰上下無章民志不
定斯貧矣

薛子曰作法者貴於易避而難犯救敝者貴

於省事而一令

易去聲

薛子曰古之賢與才一今之賢與才二賢而短于才者一時雖若遲緩而終可用也才而未必賢者一時雖能應辦而終不可用也

薛子曰爲國家者求賢而賢者未必至也不肖者則不求而自至也且有夤緣以進麾之而不去者矣以是之故并其賢者而慢焉則賢者日益遠而不肖者日集矣

薛子曰容貌端雅而小人者有矣未有容貌

險側而君子者也

薛子曰有外簡而內煩者有外閒而內躁者有外潔而內污者有外靜而內動者甚矣觀人之難也

薛子曰甚矣讒譖之可畏也父子兄弟夫婦一家之內猶或未免焉而況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人倫之變多由于此風有采芴雅有巷伯君子所當三復也

崔子鍾入南都薛子訪焉論及中州人物崔
子曰何粹夫不易得也若王子衡者吾嘗屬
望之矣昨過儀封而闔邑之人怨焉以其建
坊之病民也曰然則其平生所務者何事曰
虛氣爾曰不務實學而以客氣用事雖飾情
修名而必敗也崔子曰然

銑字子鍾廷
相字子衡

薛子曰薛德温之篤實陳公甫之曠達賢哉
薛子庸語卷三